



棉花的心事

上海 陈雪

如果心事有颜色，那棉花的心事一定是雪白的。秋意渐渐写满棉田，阔大的棉叶慢慢萎缩。叶子瘦了，叶脉的筋骨更明晰了，一朵朵棉花咧开嘴，挂满棉枝，微颤着暄软的身子。极目远眺，满目皆白，就好像沙漠里落下了绵延的雪。那刻，我突然想，这铺天盖地的白应该是棉花绽放的心事吧！它把心事写在了秋天的旷野里。

你知道吗？每一朵棉花都有一个心事。在它们还是一颗颗青涩的棉桃时，它们紧闭心门，把心事放在心里，就好像把秘密锁进日记本。那时候，所有人都以为棉花的心事就是盛开，棉花牢牢闭紧嘴巴，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它们绝不会泄露一丝心底的秘密。风裹着细沙不停地吹，吹亮了辽阔沙漠，推着硕圆的太阳从遥远的地平线缓缓升起。吹暗了茫茫敦煌，拖起圆月的月亮从极目处慢慢升起，清淡的光接过太阳的职责纺织着一朵朵棉桃。

一天又一天，时光一点点催老了棉桃，起初只有花生大，然后鹌鹑蛋大、鸡蛋大。颜色也由嫩青变为深绿，最后多情的阳光为棉桃涂抹上深浅不一的棕色妆容，让它们在辽阔的沙漠里秀出成熟的自然美。不知道是哪个心急的棉桃最先耐不住性子，顶着最烈的太阳咧开了嘴，把雪白的棉花晒在阳光织成的网里，随着风轻轻摇荡。它敞露着胸怀，把心事说给风听。风携一身萧瑟，用一种阅尽世间沧桑的口吻劝说道：你是世界上最白的棉花，可是你要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不能只因最白而洋洋自得。

它把风的劝说摊在阳光下反复晾晒，洒在月光下一再清洗。它字斟句酌，把所思所说给同伴们听，于是，更多棉桃咧开了嘴，它们“噉噉喳喳”谈论“外面的世界”——那是怎样的世界呢？它们把心事说给太阳听，太阳捋一捋金线样的长胡须，语重心长地说：我希望把暖阳泼洒在每一个角落，但是世界太大，总有我不能达到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们需要温暖，需要你们。你们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它们把太阳的劝说反复清洗、晾晒，字斟句酌，把所思所说给更多的伙伴听，于是，满沙漠的棉桃都咧开了嘴，它们“叽叽喳喳”向往“外面的世界”——那是怎样的世界呢？深夜，月光静静流泻，棉花们失眠了。它们展开洁白的身子，把心事说给醒着的月亮听。月亮抚一抚柔顺的银发，悠悠地说：我尽力把流光弥漫在每一个角落，奈何世界太大，总有我不能达到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们很孤独，需要你们温暖的抚慰。你们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秋意渐浓，棉花把心事开满新疆大地，开到天边……终于有一天，无数的人从全国各地涌过来，他们惊讶于棉花的洁白和绵软，感叹于棉丝的纤长和柔韧，他们把棉花带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，把它们弹成棉，纺成线，染上色，做成衣，缝成被……它们不再是洁白松软的样子，但是它们那颗洁白的心从未改变。

然而，有一天，它们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，被抹黑、被打压。它们背后承载着无数个家庭的生计和希望，背负着无数科研人员的希冀和梦想。庆幸的是，纵然它们面对的是汹涌的污蔑，但有无数人为它们抱屈，为它们振臂高呼。滔滔民意在正义之旗的引领下燃烧成熊熊烈焰，那是人们蛰伏许久的家国情怀被凝聚、被点燃。在滚滚火光中，人们可以看到棉花洁白的心事——衣被天下。这难道只是棉花的心事吗？

老院春秋

黑龙江 高玉霞

老院子的日子永远都是缓慢的。老人们围坐在老槐树下，可以从太阳升起坐到日头落下；母亲可以用整个下午的时间来拆一件毛衣，把灰蓝的毛线从旧毛衣上缓缓扯下，然后让我伸出胳膊肘去撑开，那线就一圈圈地绕去，一截灰一截蓝。

初春时母亲说，看看柳枝儿都泛黄了。那时天儿还冷着呢，母亲就开始做布鞋，从集市上买来大绒布，有葱心绿也有桃花红，更有像天黑蓝的缎绒布。我一抬头，母亲手心里的鞋帮已经有了俊俏的模样，绒面红得鲜艳，绚烂得像仕女图的底色，虽是新鞋，却给足了年代感。等秋天一到，我的脚下就多了一双绒布鞋，底子厚实极了，母亲填了好多棉絮，宣腾腾地，像踩在棉花堆里。

老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也愿意跟着母亲，从春到秋周而复始地生长。春地用锄头犁开，泛浆的土地孕育春的消息，几天的功夫，韭菜就在土地里酝酿。春雨绵绵，春风拂面，一畦畦的菠菜、白菜、小油菜，和着母亲不成调的歌谣都相互映衬着，仿佛它们在母亲的双手下，都感觉到了日子的美，日子的暖。柳枝不知何时已染黄了屋檐，一团团在风里飘摇；春韭已寸把高，一畦畦嫩嫩地安静生长；眉豆轻绕在母亲架起的藤条上，一排排在春雨里缀满雨滴；禾苗挺立着翠绿的身姿，一株株精气神十足，鼓足劲向上。

很遗憾，这日子仿佛只愿意在母亲的手上停留，只有母亲才能把日子过得慢，过得有滋有味。母亲在院子里掰着玉米，玉米的金穗像流苏般，在秋阳下泛着星星般的光。从春到秋，母亲把所有的耐心都交给了土地，只要阳光够足，只要母亲温婉的目光把土地上的一切照拂，它们就有足够的信心来生长整个春天，并稳妥地度过寒冬，再到春雨如丝时，与母亲来一次春暖花开般久违的重逢。

日子过得愈来愈浓，愈来愈有滋味，母亲的小院自然就有了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”的味道。豆角花满院酱紫，偷偷躲在绿油油的藤蔓里，小巧的蔓儿不停地向天空探索，仿佛它们可以爬上天梯，挂满星河；南瓜缀着奶黄奶黄的小喇叭，不知何时竟然爬过了母亲围起的栅栏，铺满了斜倚东墙的柴垛，猛然望去，仿佛那枯朽的柴禾也盛开了花簇，让本质朴无华的陈年枯柴也戴了满头花簇。

黄昏时，母亲的小院，植物的暗香随风浮动。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，一边唠家常一边收拾晾晒了一天的白蒜，学着母亲把白蒜的绿茎紧紧缠绕、交叠、拉紧，不一会儿，一根缀着白蒜头的大辫子就编好了。母亲的手布满了老茧，重重叠叠，却成了最坚实的盔甲，岁月里所有尖利的磨难，仿佛都被母亲坚韧又温和的性格磨平。

不知何时，隐在墙垛的月亮已把倩影沉入水缸里，月影在水面浮动，一片婆娑，抬头望去，夜色下，村庄已经沉在了墨色里，而此时，植物的暗香随风浮动，满架豆角花蕊，还有那清新的柿子秧、酱紫的茄子秧，一起与柴垛，渐渐融入月色。

这是母亲的小院，这是母亲的春与秋！在母亲的院子里，可以听到豆荚爆裂的声音，植物所有的唏嘘声响，都可以听到。在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光阴里，我体会到岁月的从容与静美。母亲与院落，早已融为一体，母亲不属于城市，院落不属于繁华，只有在这里，在村庄里，母亲的老院子，才如此的醇厚有味！

枫叶又红

江苏 鲍旭明

有些地方去过了就忘不了，还想去。枫叶又红的日子，还是这个村子，还是那几个人，我们来了。山脚下的村子是标准的徽派瓦舍，青瓦白墙，青是黑瓦上沁出了滑溜溜的藓，白色的墙时间长了，呈现出灰白，村子的名字也美，灵山村。和那些热门的人流如织的大美乡村比，只是静。它是在我们一次摩旅俱乐部的征程中，几个人脱离了大部队，误打误撞遇见的，匆匆浏览而过，却深深放在心上。

村落未经雕琢的原生态让人欣喜，远远望见了上次来看到的明代梯田，工工整整，顺着山势蜿蜒，仿佛让人穿越过去，一眼千年。初秋时节，植被没有了夏天那样盛气、绚烂的颜色，倒也郁郁葱葱地呈现在不高的山坡上，那是一张规规矩矩的秋天的明信片。滋养着植被的一条细长的河流缓缓地穿村而过，将村庄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遥遥相对。这般的自然切割让一切山、水、人都灵动起来，和谐极了，那是灵金河。

进入村中的古水街，一色的青石板铺路，在这没有下雨的秋天，石板没有丝毫湿滑的感觉，心里有底，踩着踏实。石板沿水而下连接一侧的村落，是村里的主道，与另外一侧有三十几座石桥相连，方便南北的村民过往。沿着石板路慢行，一会儿就来到了河流的出水口。没想到的是出水口这里有一座庙，当地人叫“雷租庙”。小小的菩萨庙，佛香袅袅和着俗世的信仰弥漫升空，配上外面“叮咚”的出水声，佛家人世普渡的意境莫过于此吧。

过了庙，路边是一亭子。“五福亭”是供路人和从庙里出来的人歇脚的地方，秋天金旺，我们

也穿亭而过，在这秋日里祈福一下。亭子的对面是翰苑牌坊，也是随山势的高低而建，是明朝皇帝赐的函安公等三方夫人的牌坊。牌坊上横雕“翰苑”，竖雕“恩荣”，雕工精湛，纹理历经沧桑清晰不变，上下翻飞的石刻图案，无一不在显示家族的荣耀与底蕴。

打听得知灵山村祠堂在附近，这是村人精神寄托的地方。祠堂建于清弘治年间，皇帝下谕，祠堂题名“名世”，原来有男祠和女祠，后来重修，只保留了男祠。古旧的大门和斑驳的墙壁映着历史的兴衰和传承。灵山村四周竹海环绕，茫茫无际。灵山村人对竹子的深厚情愫化为了灵山一绝，竹器。在灵山，户户都会竹编，竹篮子、竹簸箕、竹斗笠，还有各种竹子的工艺品和琳琅满目的山货，就那样一起放在门口供路过的人挑选。

朋友拿起了平时不常见的斗笠，细细察看中一个失手脱落，巧的是那帽檐落地后，有些韧劲，竟然轻轻地弹起，顺着石板路转起了圈，忙的人像赶集一样追着去了，引来村人和善的笑声。